老 兵

□杨 政

陈董疯狂痴迷数字“3”。

在他的工作与生活中，凡是与数字有关联的，首选就是“3”。办公电话，车牌号码，银行卡号，手机号码，包含“3”越多越好。

我还在人事部门时，对此略有耳闻，但我没想到，近距离接触后会感觉他如此变态。

陈董要到深圳出差，我预订好酒店向他报告，却被他劈头盖脸骂一顿。原来，他住酒店只住房间号有“3”的房间，我却疏忽了。

我决心把秘书工作做得更细致，可我发现陈董让人琢磨不透。

那天是周三，陈董临时召开一个重要会议。会前，他把手机递给我，让我务必接听一个云南打过来的电话。果然，没多久就有一个云南的电话打进来，我一接听，是个女声。听到我说陈董在开会，她“哦”了一声就挂了。会后，陈董拿走手机匆匆回办公室。一会儿，我隐约听到他压抑着的吼声传过来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我向陈董报告当天的日程安排。我发现他办公桌上有一瓶白酒，还有3个酒杯，里面斟满酒，散发着浓烈的酒香。他拿起一杯酒，碰了碰另外两杯，一饮而尽。又拿起一杯，碰了另一杯，一饮而尽。最后端起另一杯，一饮而尽。

我猜想，陈董30多岁，单身，变态，可能与哪个女人有关。正是心烦意乱，借酒浇愁。

果然如此。

陈董带着肖总和我到昆明谈完业务，然后直奔马怀县一个偏僻的村小学助学，也是专程去看望杨惠丽老师。听肖总说，杨老师大学毕业就在小学支教，陈董跟着定点助学。他们每周三会电话联系。三年来，陈董每年都会亲自来一趟，带着学习用品和生活物资，还有13万元捐款。可这一次，陈董与杨老师发生了争吵。杨老师哭了，陈董生气了。

回公司后，看着陈董一脸的沧桑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我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男人。我悉心照顾他，甘愿为他献出我的所有。

不久，我们结婚了。可是，我觉得陈董心里藏着很多秘密。

他经常到云南出差，独来独往。他肯定又去看望杨老师了。我很想对他说，既然和我结婚了，就不应该再和杨老师纠结在一起。但是，我又觉得，夫妻之间，信任在先。他不说，我就不问。

我心里承受着煎熬。

婚后第三年的清明节，陈董带我来到云南文仁烈士陵园，祭拜他的战友。他跪倒在地，哽咽着对我说：“为了掩护我，班长直接扑在了雷上，当场牺牲，年仅23岁。那一天，是3月3日。”

三月三，鬼门关。我突然明白，陈董不是痴迷“3”，是与“3”缠斗了大半辈子。

多年过去，陈董老了，要闯鬼门关。

那天，病倒在床的老陈，双唇颤抖着对我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问，我也就没说。参加那次中越边境排雷行动时我还是个新兵，我太紧张了，出现了失误，要不班长也不会牺牲。”一颗颗浑浊的眼泪滚落下来，老陈一时无语凝咽，良久，他接着说：“杨惠丽是班长的亲妹妹，老家在湖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。我资助她读书至大学毕业，她报名参军，体检不合格。她又坚持要到她哥哥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去，于是就到了云南支教。当初答应三年后回到我们公司上班，可她坚持要留在那里，还在那里扎下了根。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，你懂吗？”

我握着老陈的手，不住地点头，泪流满面。

黄瓜架搭起来

□郭之雨

夜里又梦到奶奶了。她依旧斜襟青褂，发丝若雪，在熟悉的院落里，腰身弯成一座桥，脚边放着竹棍，手攥着布条，窸窸窣窣给黄瓜搭架。每次梦到奶奶，几乎都是侍弄黄瓜，喊她，都不说话，只是笑，这次也是。

醒来，再也睡不实，那一条条黄瓜藤，顺着思念，一直长到童年里去了。

存活在记忆中的院子是老院，土坯围墙，门口一棵椿树，院里有西厢房，两棵杏树和一个菜园，菜园多种黄瓜，当然也少不了打秋千的茄子，扎堆的油菜，慢性子的西红柿……，似乎有了菜园，院落才像院落，但是，还必须有奶奶。

柳树最知道春天来了，当东风在柳丝里剥出一粒粒翠绿鸟鸣，奶奶便在厢房，取下挂在墙壁上的荆条筐头，去前邻二娘家背几趟羊粪，均匀撒在菜园，接下去，便是镐锄的事情，土地的情事，然后等一场雨，几场风，等青苗出土，花事纷繁。

季节的风吹过百花园，所有的鲜艳从黑白情节突围出来，奶奶等不及了，她便从厢房拿出撅头，撅头从容，奶奶也从容，阳光把奶奶图影投到地表，图影的每一缕纹理，都是她对菜园子的无言解读。撅头在奶奶手里，每一下都那么沉实，翻出泥土波浪一样，还有暗红色蚯蚓，在阳光下惊慌失措，然后奶奶用耙，把翻过的土，一遍一遍，捣得像过萝一样碎。

奶奶很注重选籽，她把选好的籽放到一个青瓷碗里催芽，把种子浸泡温水中，浸泡几个小时后，把一块吸水的粗布浸透，覆盖上面，这样的动作每天重复两次，像照顾我们似地一门心思。

菜园的梦，从下种开始了。奶奶细致到极致，在培好垄的方格子菜畦里，按株距行距刨坑，用瓢舀水，放芽，盖土，土松软湿润，她用手捧土，盖在芽苗上，轻轻拍打，像温存襁褓中熟睡的婴儿，最后用手捶着腰窝，坐在门槛上大口喘气。如果这黄瓜长势喜人，绝不是意外。

不知是土好，籽好，还是奶奶好，反正经过奶奶手的绿植，都生旺盛之势。出土了，一点点是芽；大一点，是苗；又大一点，是秧；再大一点，是藤；当瓜籽长成藤的时候，奶奶从厢房抱来一捆去年用过的竹竿。

这时，奶奶会把我们招呼到一起，言传身教，把竹竿粗的那端贴着秧苗插进泥土，每棵秧苗插一根，然后把竹竿尖端拢在一起，系牢，形成不规矩的支架。奶奶说，这支架，系着我们的快乐和幸福，就像我们哥仨被牢牢绑在一起，互相支撑，青春才得之张扬。

从这时起，黄瓜架就吊上了我的心事。

总浇水的缘故，畦垄滑腻腻的，踩上去有一种要沉陷的感觉。而我们每天，就在畦垄上狸猫一样游窜，瓜秧也在我们期盼中摇曳着一蓬酽酽的绿。黄瓜属于蔓状植物，在生长过程中，一旦藤蔓有所依附，柔弱就变成了坚韧和执着，蜷曲的须丝拽着毛茸茸叶片，缠着竹竿向上攀爬。有时，前一天晚上什么也看不到，第二天早晨，瓜妞生出来，虫蛹似的小，细细一身刺，还顶着鲜艳的小花，黄黄的，涂得眼前一片金闪。阳光再挑拨，小瓜妞酷似被激活，一个不注意肥胖起来，一根根，绿生生，诱出我们的涎水。

我们开始摘吃，生嚼。因为爱吃，奶奶每年种两茬黄瓜。哥哥爱吃，他懂事，不争不抢，我护食，总给弟弟妹妹一些大肚的，歪把的，扭曲的，我还说他们馋。尽管是这样的黄瓜，也在他们嘴里脆得嘹亮，童年的嘴角，流淌着稠稠的瓜汁。

奶奶的微笑，是一幅木板风情画，刻在人心里，即使怒，也不会打骂，只有疼爱，因为这，造成了我的任性，奶奶迈动小脚一来，我们战事止戈散马，她手抚摸着啜泣的妹妹说：“骂，接着骂，你妈把你们拉扯大，就是挨你们骂的，其实该怨我，是这几架黄瓜惹的祸，看我不都薅了。”奶奶暴怒，也是慈祥的模样，至此，我们红着脸，抱着奶奶，奶奶的胸怀，足以把世界上所有弯曲的东西在第一时间绷直。

奶奶老去了，老院子历史不会忘记，那些被大地与阳光抚摸过的故事与过去，酿出沧海桑田，千百次在梦里梦外。渐行渐远童年的时光里，总有奶奶搭的黄瓜架，还在一年又一年里葳蕤着。

诗歌

荷塘清欢

□崔居心

一池沉睡的夏荷
枕着相依百年的泥香
任风吟云舒，穿眉而过
是啊，我还没有醒来
还在等待一场
华盖万顷的袅娜
在月色弥漫的夜空下
尽情舒展着每一曲欢歌
任裙裾飞旋
荡起一池丹青水墨
一次低眉，呢喃成诗
一声轻唤，激情为河
听，夜风踩着轻盈的舞步与我相和
一任云浸雨染，四季着色
待我年华已尽
请你细数罗裙上的脉络
那是我珍藏了几百年的心事
是否能赋作
今世的诗章，来生的传说

夜半读史

□夏杨

半坡古人的那只旧陶罐
盛着一种东西叫文化
倒出水和酒，谷和肉
也倒出了历史

老祖先一脚绊倒在地上
打碎了陶罐
人面鱼纹撒了一地
索性铸它成黄铜和青铜
用它盛满酒和肉
在下面烧火，加温
倒扣一只在地上，叫作钟

喝酒抓肉又叫人敲钟
钟声震裂了多少王朝
都碎成陶片，纷纷跌落

扔掉敲砸的石器
用木棒、铁和兽皮
制成戈矛
百兽附耳，便杀人
去抢披着虎皮的椅子坐
钟声缭绕群山
椅子朽成废墟
后来人挖出它
叫它文明

海岸霞光 汤青 摄

夏日里最美的时光

□李星涛

晨曦是一天里最青嫩的时光，尤其在夏日，一切都美得让人心醉。

天光微明，蛋清一样潋滟着。新鲜的空气中可隐隐闻见昨夜小甲虫翅膀的气味。紫穗槐光滑的荆条上伏着一只刚刚蜕了壳的蝉。它身子黄绿，娇嫩若玉，翅膀乳白，呈褶皱状。但要不了几分钟，它的身子就会变黑，翅膀也会舒展开来，变得薄如轻纱。

麦茬地被耕了起来，并放满了水，白茫茫的一片。有些田块已经插上了秧苗。一只白色的水鸟站在水田中央，寂然不动，宛若一个沉静的美人。

蛙声四起，此起彼伏。鱼儿借着栽秧刚放的新水，顺流而下，青黑的脊梁在水面划出了一道道弧线，俶尔远逝。几只泥鳅相互缠绕着，一会儿从这片水面露出微黄的触须，一会儿从那片水域甩出淡红的尾巴。它们在恋爱、产卵。

露珠停泊在草尖上，晶莹透明，光芒闪烁，好像是昨夜星辰产下的蛋卵。穿着凉鞋走上田埂，它们就会趁机吻上脚面，清凉若冰，清爽似泉。

黄豆已拱出地面。一弯弯嫩黄嫩黄的芽儿，排成纵队。它们长得很委屈，弯着头，紧紧抱着身子，瘦瘦的，黄黄的，似乎一碰，就会立马断了去。有的豆芽儿已经变绿，从两半豆瓣中间伸出了两片娇嫩的叶子，叶面还沾有细白的绒毛。过了两天，这些叶子就会舒展开了，豆瓣儿呢，也就会随之变黄、变枯、变黑。最后掉落下来，与泥土融为一体。

玉米已高至膝盖，裸露的根部有的碧青如玉，有的淡紫若霞。它们密密排列成圈，根尖向下，紧紧咬住泥土。玉米的叶子宽长、黑绿，梢部是多层嫩绿卷成的空心圆筒，底窄口阔，形如碧玉雕成的大型爵杯。几十颗露珠就卧在杯中，亮晶晶的，仿佛一小泓山泉。俯下身，“哧溜”一口，把露水吸进肚里，清凉中带有一缕玉米叶子特有的微甜。

沐浴着晨曦，荷叶格外美丽。这片荷叶长在野外的小河里，只有三间屋那么大。荷是新荷，刚发展起来的，并没有什么规模。晨曦中，水面上缭绕着薄薄的青雾，荷叶或浮在水面，或立在水上，或隐约在雾中。还有两朵刚钻出水波儿，羞涩地抱着淡绿地卷儿，如同初恋的少女，低眉颔首，于寂静中想着自己的心事。

一朵荷叶中央汇聚了十几颗露珠，汪出了一轮冰清玉洁的满月儿。一阵晨风吹来，这轮满月向左荡漾一下，再向右荡漾一下，最后微微一倾身子，泻出了一线闪亮的溪光，但瞬间又吝啬地站直了，将刚逃出荷叶的溪流从半道上扯回一小截。

三间屋大的荷塘，却没有一朵荷花，只有这一片迷人的荷叶，只有这一片深浅不一的绿。让人觉得这里好像是一家专卖绿裙的衣店，正等着像荷花一样的女子前来试穿，然后美美地去参加一场夏日里盛大的歌会呢。

云雀们起得很早，它们争先恐后，腾空而起，开始振翅欢歌了。那歌声欢快明亮，持续的一个音节儿，仿佛是一块块碎银不停地洒落下来。一只，两只、三只、四只……南边、东边、西边、北边……灰暗的云层中，霎时开满了阳光，喷洒下一朵朵明亮的光焰。那晶莹闪烁、充满激情的歌声，会让你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山泉与星辰，想到珍珠和野火。

天渐渐高了起来，四周也越来越亮，薄雾向远方退去，且越来越淡。遥望东边的天空，原先那条横卧着的大白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一尾大鲤鱼了。

太阳快要从平原的尽头升上来了。伊始，它是一弯优美的弧线，红的鲜艳，好像随时都能滴出鲜红的液体来。渐渐地，那弧线变成了一张精致的弓，弓背的颜色浓，弓弦的颜色浅。它周围的天空也被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当眼前蓦然一亮，你不必抬头都可知道，可爱的太阳已完全跳出地平线。但它一点也不耀眼。干干净净的，朴朴素素的，像是从农家小院里刚刚走出的一个手脚麻利的新媳妇。

朝阳出来了，晨曦也随之变得鲜红，这也是夏日一天里最美丽的时刻。此时，鸡鸣四起，晨光骀荡，整个清晨就像是一个刚切开的大西瓜，色彩鲜艳，鲜美多汁，观之赏心悦目，品之清新甘爽，让人心劲勃发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心留一亩插秧田

□王晓

端午假期，我决定去乡下看插秧。撩拨我的，是家在刘集的玲妹妹晒在朋友圈的插秧饭：炒苋菜、蒜泥拍黄瓜、洋糖拌西红柿、土豆红烧肉，还剁了一盘老鹅，外加一个咸排骨瓠子汤，这红红绿绿一大桌，家常又诱人。

玲妹妹家喊工插秧，一个工300块，大人栽秧，伢子在家弄饭，多熟悉的儿时乡村插秧情景。此时的玲妹妹过四奔五，在老父老母面前，再大的人也是伢子。栽秧是苦活，大人舍不得伢子做，让他们在家忙饭。小时候，家里栽秧，我们也是这么帮忙。还记得要送腰顿的，上午头十点、下午三四点各一次，大多是粽子，端午了嘛，最应时的腰顿自然是粽子，新鲜粽叶包新鲜糯米，那种沁人心脾、诱人食欲的香啊，好似再也寻不到。粽子抗饿，剥了就吃，省事，水田里就需要这样简便的吃食。我奶奶还不怕麻烦，特意做些油煎粽子，白粽子剥开，冷透，刀切成片，油锅煎得两面金黄，泼糖水，哎呀，那滋味，焦香甜蜜，打嘴巴都舍不得丢。我家大人伢子喜欢吃，栽秧工也好请，有这原因。大人凌晨三四点天麻麻亮就下田干活，拔秧苗、挑秧担，栽秧更苦，一天腰都是弯着的，吃食要跟上。全家上下大人孩子心齐呢！这就是农村的抢收抢种，又叫双抢。

这还是小时候的栽秧景象。随着我离开农村，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，人工栽秧不多见了。玲妹妹的朋友圈一晒，我便有了目标和向往：我要去看人工栽秧。骑上电动车，往导航方向跑。

乡村的路基本都不错，树荫遮蔽，晴天暴烈的太阳不见，阴天更觉清凉。路上行人不多。农村留守人少。外地回家过端午节的，也习惯窝在家里，忙吃忙喝。一路上几乎不见人。路两边时有栽好的秧田，有翻过饮水待栽的麦茬地，这样的地里，鸟的吃食很多，娇俏的白鹭，还有黑色的乌鸫，它们找虫子、蚯蚓、蜗牛、麦粒吃。一黑一白两种鸟水田里找食，起起落落，自成风景。水塘里的野鸭，竟然会到岸边的菜地里找吃的，看见我们靠近，又扑啦啦飞到水上，淡定地划向远方。

此处丘陵，高低起落，地块很小，大型机械很难作业，人工栽秧才有可能。时已端午，虽还在芒种时节，不少地块已经栽好，我在寻找正在栽秧的那块田、那些人。俗话说：芒种插秧谷满尖，夏至插的结半边。时令不等人！

顺着乡村公路走，看了金黄的向日葵、满地的西葫芦、吊在架子上的黄瓜、瓠子、西红柿，还有人家篱笆里探过来的梨子、桃子、无花果、山楂果……果实累累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，走在这样的路上，真的舒心养肺。下个节假日，哪怕过个三五天，也不会看见这样丰富多层次的画卷，这一期一会无法复制的美妙时光，让我的心里溢满幸福的感觉。

一方水田不经意闪耀在路边，白晃晃的水里，星星点点的几个人，正从田那边往路这边栽过来，她们都是女将，长袖长裤挽着，草帽戴着，一字排开。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布袋和尚的插秧诗，真是写神了，想看的就是这样的栽秧情景，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亩这样的秧田。

我们立在路边看，坐在坡坎看，直至栽秧人靠近我们。得知我带着二宝专门来看栽秧，田中的大妈大嫂们哈哈大笑，怂恿其中的一位外地媳妇给我们唱个秧歌助兴。那媳妇倒也大方，袖子一擦额头，直起身子便唱：过了一冲又一冲，看见妹子在田中。水田插秧行对行，情妹跟着少年郎……唱到后面，歌声被笑声淹没了。这小媳妇在一群上年纪的大妈大嫂中很显眼，是留守？是新嫁？是厌倦都市繁华？是喜欢田园牧歌？不清楚，很好奇，她唱的秧歌，调子好听，却不是我们小时候听惯的。我们耳熟能详的栽秧歌是地方小调，歌词看见什么唱什么，过渡必定有“秧留一支情歌浪”，什么意思不懂，相当于号子。

童年的秧田里，父亲的栽秧号子，母亲的栽秧歌，一个都不能少，“秧留一支情歌浪”是我们的音乐启蒙、劳动启蒙、美术启蒙和人性启蒙。

再看眼前，白水变青田，过不了几天，秧苗返青，从一一株秧苗长成无数穗稻子，农人们又要面向大地弯腰，深深致谢了。

老窗上的流年

□姜宝凤

儿时生活在乡下。记忆中，老家的房屋都是用泥巴夯实的土房子，一座座零零散散地掩映在田野山林间。低矮的院墙，石灰涂抹的皮面风化脱落，粗糙不平。屋顶的青瓦楞里长满了青苔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草，在风中寂寞的摇曳。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些房子的窗户都是木质的，方形木条竖着八根，横着两根，像蜂巢一样，一格一格地均以卯榫相接。这种窗户在我们当地叫“棂子窗”，镶嵌在斑驳的黄土墙上，色泽黝黑，古朴而陈旧。

我家的棂子窗窗台上铺着一排青砖，母亲平常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小时候，父母下地干活，我和哥哥经常趴在窗台上面写作业、画画、看书，有时也在上面玩一种名为“开火车”的游戏。实在无所事事可做，我喜欢把头歪靠在棂子窗上，呆呆地望着窗外。夕阳的余辉温暖地透过窗棂斜射进来，投下一缕光柱，如舞台上的追光灯一般。焦急的哥哥则一遍遍查看地上的记号，看投射在地上的阳光走到哪道线，便知道父母是不是该回来了。奶奶不识字，可她当年看时间，就靠棂子窗，看日光透过窗子棂投射到室内墙壁上的影子念叨着：“三根棂了”，“五根棂了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办法类似北京故宫里的“日晷”，它以太阳影子移动，对应于晷面上的刻度来计时。

棂子窗是一家人的展望，是梦想的舞台。它就像是小屋子的眼睛，能一览无余地窥见院子里的热闹景象，麻雀在槐树上吵闹蹦跳，鸡鸭在墙根低头懒散地觅食。农忙时节，大人们早早起床，梦境里依稀听见农具的碰撞声，牛羊的出栏声，还有邻家老爷爷“吧嗒吧嗒”抽旱烟的咳嗽声……棂子窗就是一个个镜头，记录着乡村斗转星移的历史。只有到了冬天，北风呼呼地刮起时，大人们才买来一卷白纸将棂子窗糊上，这种糊窗用的白纸，叫“封窗纸”。窗纸白得炫目，薄得朦胧透明，所以老百姓有句俗话“窗户纸一捅就破”。前些年，好莱坞风靡世界的大片《功夫熊猫》，竟然也知道中华文化这一经典习俗，在影片中阿宝一不小心捅破了鹤和猴宿舍的纸壁。别看这层纸又薄又脆，即使外面周天寒彻，小小一层纸就解决了遮挡隐私、抵御寒冷的问题。母亲有时还在窗纸的中央裁出巴掌大小的空间，用高粱秆做一个小卷窗，用缝衣线固定，可以随时像帘子一样卷起来查看外面。那是窗户里的窗户，我和哥哥常常在下雪天卷起，好奇地欣赏美丽迷人的雪景。

当然，我最期待的还是奶奶的窗花。肚子里装满故事的奶奶每次都把新封的窗纸，当成她的创作空间。温暖的火炕上，奶奶戴着老花镜盘腿而坐，嘴里一边哼着小曲儿，手中的剪刀一边在空中轻盈地舞蹈。左旋右转之间，一朵朵美丽的窗花在她手中慢慢绽放，细碎的纸片簌簌地落下来，像是阳春三月纷飞的柳絮。奶奶剪的窗花有栩栩如生、憨态逗人的十二生肖；有象征吉祥和太平的鸳鸯戏水、孔雀开屏、喜鹊报春、百鸟朝凤；有为人津津乐道、百听不厌的嫦娥奔月、哪吒闹海、天女散花、孟母三迁等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图案。要是到了过年，奶奶还要特意剪几张福娃，莲花上坐一个胖娃娃怀抱一条大鲤鱼，寓意人丁兴旺、日子顺达、连年有余。窗花贴上后，阳光透过棂子窗，将窗花的影子投进屋内，影影绰绰地泛着浓厚的喜庆色彩。

似水流年，斗转星移。如今，乡间已经很难再寻觅棂子窗的踪影，只在一隅仿佛被人们遗忘的荒芜或倒塌的老屋子上，还能偶尔一睹它沧桑的容颜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虽然我们家搬离农村已有三十余年，但老屋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，它看上去楚楚可怜，老态龙钟，如同一位风烛残年、茕茕孑立的老人，顽强地支撑着，任凭残风霉雨侵袭腐化，一如既往地厮守着我心底那份对故乡仅存的眷恋与乡愁。每次回去，站在杂草肆意丛生的空院落里，目光便忍不住呆呆凝望着棂子窗，泛黄的窗纸还支离破碎地残留在木棂上，一阵风吹过，我听到的是时光破碎的声音……